

現代語言學論叢

語文教育改革芻議

孫志文著

台灣學智書局印行

語文教育改革芻議

孫志文著

灣臺學生書局印行

現代語言學論叢編輯委員會

總編纂：湯 廷 池（國立師範大學）

編輯委員：施 玉 惠（國立師範大學）

梅 廣（國立臺灣大學）

莫 建 清（國立政治大學）

董 昭 輝（國立師範大學）

鄭 再 發（國立清華大學）

賴 金 男（私立淡江文理學院）

（姓氏以筆劃多寡為序）

語文教育改革芻議

全 一 冊

著作者：孫 志 文

出版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本書局登：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記證字號

發行人：馮 愛 羣

發行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二四六六號
電話：3211097, 3413467, 3214156

定價：精裝 新臺幣一 一 五 元
平裝 新臺幣七 五 元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八 年 元 月 初 版



孫志文教授

著者簡介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院長孫志文教授，本名 Arnold Sprenger. 西德威斯特發里亞人，天主教聖言會神父，美國喬治亞城大學語言學博士。民國五十四年起在輔仁大學任教並兼德文系系主任，對我國現階段教育問題的根本原因及整體性的解決方案極為關切。時有論著刊於國內外著名的報章雜誌，這些文章都曾引起了國人熱烈的共鳴和討論，除此外他又協助教育部舉辦多項研究工作，並親自到中小學去探討我國教育的癥結。

「現代語言學論叢」起緣

語言與文字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明。有了語言，人類才能超越一切禽獸成為萬物之靈。有了文字，祖先的文化遺產才能綿延不絕，相傳到現在。尤有進者，人的思惟或推理都以語言為媒介，因此如能揭開語言之謎，對於人心之探求至少就可以獲得一半的解答。

中國對於語文的研究有一段悠久而輝煌的歷史，成為漢學中最受人重視的一環。為了繼承這光榮的傳統並且繼續予以發揚光大起見，我們準備刊行「現代語言學論叢」。在這論叢裡，我們

有系統地介紹並討論現代語言學的理论與方法，同時運用這些理論與方法，從事國語語音、語法、語意各方面的分析與研究。論叢將分為兩大類：甲類用國文撰寫，乙類用英文撰寫。我們希望將來還能開闢第三類，以容納國內研究所學生的論文。

在人文科學普遍遭受歧視的今天，「現代語言學論叢」的出版可以說是一個相當勇敢的嘗試。我們除了感謝臺灣學生書局提供這難得的機會以外，還虔誠地呼籲國內外從事漢語語言學研究的學者不斷給予支持與鼓勵。

湯 廷 池

民國六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於臺北

一位外籍學人對於國內 語文教育的看法

孫志文教授「語文教育改革芻議」序

湯 廷 池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院長孫志文教授是一位熱愛中國的德籍神父。他先是主持輔仁大學德文系，在課程安排與教學方法上厲行改革，使每一位主修德文的學生開口能說德語、提筆能寫德文，獲得了人人稱道的成果。接着他致力於英語教學的推廣，曾不辭辛勞地前往全省各地舉辦研習會，並親自做教學示範。最近幾年來，他更關心中國語文教育的現況，陸續在報章刊物上撰寫文章，提出他個人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語文教育改革芻議」這一本書裏所收錄的，就是他年來對語文教育所發表的十二篇論文。

第一篇文章「語言：人的朋友還是敵人？」，以淺近通俗的文字說明語言在人類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類如能誠實無妄地有效運用語言，語言將成為人類無上的益友；否則，語言將是人類最可怕的敵人。更有進者，語言究竟是人類的的朋友還是敵人，全由人類自己來決定。因此人類的天職之一，就是「誠實地

善用語言」、「了解語言」、「尊敬語言」、「愛護語言」。如此，小則個人的生命與價值能夠充分發揮，大則民族與國家的命脈能獲得延續與成長。

第二篇文章「臺灣語言學的現況」，首先闡釋語言學的定義、內容、與類別，進而指出語言學在臺灣尚未普遍受重視這個事實，文中並特別強調語言學的研究對於本國語與外國語的學習都有極大的貢獻。爲了證實最後一點，孫先生借了中文、英文、德文的句法結構的對比分析來說明這三種語言有許多共同的句法特徵；學生若能了解這些人類自然語言的普遍特性，必能有助於一切外國語的學習。孫先生更認爲，中文結構的研究與語法的分析，不僅對於學童的說話、閱讀、寫作技巧的培養有所裨益，而且還可以訓練他們做精確的思考和正確的表達思想的能力。孫先生還引用一些當代語言學家的主張，討論如何把語言學實際應用於語言、作文、文學等各方面的學習，同時倡設以研究語言爲宗旨的語言中心，做爲提供語言教學資料與建議的服務中心。末了，孫先生提及臺灣的人種語言學，指出山地同胞漸被平地人同化的事實，警告若不把握時機做山地語言與傳說的調查與記述的工作，再過一段時間山地語言與文化就很可能要隱沒消失。本書末尾的兩篇文章，“The Numerals of the Puyuma Language”（知本村山地語言數詞的研究）與“Overt Construction Markers in Puyuma”（知本村山地語言的結構標記），就是孫先生利用現代語言學的方法調查山地語言的部分成果。

第三篇「語言觀念與教育：兼論中文現代化的工作」，首先引用何懷碩先生「論中文現代化」的文章，說明「中文現代化」

的意義，並強調古老的中國文字必須脫胎換骨以應現代社會生活與學術思想的需要。文中指摘國人對於本國語文的結構與功能普遍缺乏了解與研究，並舉出下列數事做為例證：(一)至今尚無一部正式的中文文法可以幫助學生了解中國語文的句法、語意與邏輯結構關係；(二)我國的國文教學一向偏重字形、字音與字義的辨認，而忽略了句法結構的分析與文意的了解；(三)有許多「高級文人」自以為文章的難懂難念就是別出心裁的「創造」，肆意破壞了文字的表達功能。孫先生特別反對「學生淪為教師講授講義與死背課文的奴隸，讀書僅是為了應付考試」的教育現況，因為這種「照本宣科」的教學方式不但「剝奪了學生思想與消化的機會」，而且還使教學的內容與實際生活完全脫了節。因此，他慨嘆地說：「這種空洞的教學，既稱不上科學的教育，對於政府大力推行的文化復興更是毫無裨益」。而對於這些偏頗缺失，孫先生所提出的改進意見是：(一)加強學生的口語訓練，使其能清楚流利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與想像；(二)重視學生在閱讀與寫作活動當中的思維過程，並以問答、討論等方式來代替教師單方面的講解；(三)避免過早地加重研讀古典文學的負擔，並糾正生吞活剝、強記死背的讀書方法。不過，孫先生認為最主要的還是：國人必須揚棄把語言侷限於文字的錯誤觀念，務需澈底認清「語言是人類有力、有彈性、有創造力、活活生生的溝通工具」。

在第四篇「談閱讀」這一篇文章裏，孫先生針對時下大專學生閱讀外文書籍，逐字查辭典、逐句分析句義的弊端，主張閱讀必須參酌句法結構、邏輯結構、文意背景、作者的思想，綜合地把握整段或整篇文章的意義。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廢棄目前

普遍採用的演講式教學法，而讓學生透過說話、作文、閱讀與討論來認識本身的生活環境與生命意義。同時，語言能力的培養，非但要考慮學生的生理與心智成長的情況，使教材與教法都能配合他們的程度，滿足他們的需要；而且還要把語言的教學溶入每門學科：如語言、文學、歷史、地理、甚至數學之中，始能得心應手，事半功倍。

第五篇文章「在文意背景裏教學語言」，與前一篇文章相呼應，也是強調學習語言不能僅注意孤立的語言項目，以致於把語言弄得支離破碎，不像是自然真實的語言。唯有在有意義的文意背景下實際運用的語言，纔是真實的語言。也就是說，學習語言的目標應該放在表情達意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上。

在第六篇文章「談作文：從一本書的啓示說起」裏，孫先生建議：國內的語文專家、語言學家與教育學家應該通力合作，為作文訂出一套具體、客觀、公平而切合實際的評分辦法。孫先生首先談到作文的類型，並強調同一個作文題目可以從不同的觀點來敘述，而不同的觀點就需要不同的文體與風格。孫先生認為，閱讀與作文是研究與建立一切學問的基礎，而這兩種語言能力唯有在具體的學科，如國文、英文、歷史、地理、甚至數學的學習活動中纔能確實掌握。為了支持這個觀點，他特地引用了數學家鄭本先生在「數學紅燈」中的一段話：「數學教學倡導作文，倡導閱讀測驗，對於正確認識與體認數學教育的功用，實有深遠雋永的意義」。孫先生最後論及，目前各級學校對於如何有效訓練閱讀與寫作的的能力，所知極為有限。連對於怎麼樣的作文纔算是好的作文，都提不出令人滿意的回答，更遑論如何定出具體、

客觀、公平的作文評分辦法！因此，他建議：教育當局應規定每所大學每年應有一定比例的教授分派到中小學從事實地研究或親自任教，以做為這個工作的開端。

第七篇文章「語言與文學是一體還是二元？」談到語言與文學二者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實用英語與文學素養孰重孰輕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孫先生的看法是：語言與文學都「以人爲本」，二者的關係至爲密切；因此「偏重口語及文學任何一方，都是抽象而不切實際的，勢必剝奪了學生學習英語及文學的許多樂趣」。他主張：無論是實用英語的訓練或文學素養的培養，都應該讓學生有機會「浸淫在語言的各種表達模式裏」，並讓學生了解到「這個語言背後的生活、思想、行爲方式、以及文化型態」。他最後提出了幾點具體的建議，說明如何以語言與文學爲「一體的兩面」，而達成「兩面俱到」的效果。

第八篇文章「研究現代國語的重要性」首先指出：許多外國學生常懷着莫大的興趣與期望到臺灣來學習中文，結果發現此地的學習環境不盡理想。他們常抱怨中文老師不夠水準，既不能清楚地解釋中文的結構或詞句的用法，所採用的教學方法又過於單調死板。因此，儘管政府大力提倡向海外傳播中文與中華文化，成效卻是不彰。孫先生認爲這是由於我們沒有一所完善的語言教學研究中心來訓練師資，也缺乏中文語言學方面的專家與有經驗且肯研究的教師。追根究底一句話，「是因為我們對自己的語言很少做分析與研究的工作」。最後他爲這個問題提出了一些建議，並介紹了輔仁大學，特別是德文研究所與語言學研究所，在語文學習方面所做的研究。附錄中的“Fu Jen Graduate School

of Linguistics: Eight Years (1969-1977)”（輔仁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八年之回顧）一文，對於輔大語言學研究所成立後在語文研究方面的成就與未來的研究計畫，有更詳盡的介紹。

第九篇「對未來教育的一番構想」是一篇考察教育意義與功用的文章。孫先生認為：教育的目標在於幫助學生增加對於世界、社會團體、人本身、以及這三者之間的關係的認識與了解。這個目標的達成有賴於語言的溝通，因而積極培養學童的語言表達能力乃成為當前的急務。為了貫徹這個觀點，孫先生更進一步從青年的智力、道德、精神成長各方面來探討教育與文化的價值，並且特別強調語言在人的整個生長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孫先生說得好：「一個大學生應該眼光銳利、思想敏捷；他對於探求問題的答案應抱着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精神，同時應看到事物及環境或其他事物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換句話說，他應該會綜合事物事理的能力，而不要眼光偏狹或自以為是。」構成這種綜合事物事理的能力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有效運用語言的能力。

我與孫教授初次認識於輔仁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創立之時。我們發現彼此間在對問題的觀點或研究的方法上有許多不謀而合的地方，就是私下裏談話也頗為投機。這八年來，我們在推行語文教育與推廣語言學上面，一直都能合作無間；於民國六十五年間共同為教育部英語文教學研討會起草綜合意見與建議，便是其中之一例。我敬愛這位溫文儒雅的學者在治學態度上的嚴謹與研究工作上的孜孜不倦。我更敬佩這位「遠來的和尚」，對於臺灣的語文教育始終不懈的關心與任勞任怨的奮鬥。

自 序

語言學研究的對象是人的語言，但語言有什麼好研究的呢？話，人人會說，尤其是本國語言，不用研究小孩都能講得流利。但要知道，忽略身旁事物的原理原是人之常情。語言學的目標就是要幫助人對語言有比較深刻的了解。語言是什麼呢？人如何來運用語言？簡要討論一下語言的性質可以幫助大家了解本書所收集幾篇文章的意義。

語言是人說出來的，但同時語言也塑造人。語言可說是人創造運用的一套幫助人控制環境的關係系統。人建立起聯絡聲音和意義的單字網，以及確定單字間關係的文法網來做為表達實有界各種事物間的關係。人藉着自己所創造有系統的象徵世界——語言來掌握混沌的實有，人經過語言成為世界的主人，所以了解語言居間的功用，這點非常重要。每一個單字都代表許多豐富而複雜的概念，人能夠隨時使用所學到的單字，把以前得到事物的影像帶回到意識中。而且，人因此對事物有概念化的能力，人內在豐富的意識世界或說概念世界唯有經過語言才能不需假借外在事物就能顯出來。即使人不出聲音的時候，語言能力還是在的，因為我們的腦子是不斷有概念出現，沒有語言人就沒有沈默的概念思考，也就沒有內在的意識世界。其實我們只要稍為想一想，就能夠明白我們每個人不論作夢、思考、乃至於生活的一舉一動都

少不了要用語言。

人能夠替未來打算，這種先見之明的能力應當感謝我們的語言。由於語言，人才能夠以更大、更廣的眼界來了解事情，控制事物。這就是說人類對其環境任何有系統的接觸都少不了要用語言，所以這就是語言對於所有文化的意義。文化最早的意思就是農業，後來物質的文化也包括了貿易和工業。所有的物質文化都依靠有計劃有目標處理環境事物的方法。因此，缺少語言便不會有文化，研究語言就是我們嘗試分析語言的開始，或是追蹤語言發展的過程。我們應該找到人類文化活動的基本因素或是模式。我們想弄清楚人如何創造了一個有系統的世界來處理身旁混亂的世界。我們或可明白語言是人創造的連串聲音的組織，來代表實有，而且使人與人間的溝通成為可能。我們或許也想經過語言的研究來了解人如何在他的物質文化當中創造一個安排事物的系統，來讓自然服侍人的需要。最後，我們也想知道語言如何激發人的想像，保存他對世界實有的開放程度（openness），以及語言督促人超過他本身語言、文化產品的力量。

在這本集子裏面，都是一些討論語言性質和功用的文章，『語言：人的朋友還是敵人？』是用比較通俗，而深入淺出的方式來說明語言是人很重要的一個現象。人從出生到死亡的每一刻注定要和語言脫不了關係，語言的能力使人能夠掌握他的物質和社會環境，而且在智力上、精神上不斷成長，擴充他對世界的意識和感覺，這指的就是各種自然科學、藝術、歷史、哲學、宗教等活動和成就。

『臺灣的語言學現況』談的是一些比較專門的語言學的概念，主

要的寫作目的是想藉着公開討論人對語言的省悟，及研究如何方有助於目前和未來的各項文化工作，來促發大家對語言反省及語言學工作的關注和興趣。“The Numerals of the Puyuma Language”和“Overt Construction Markers in Puyuma”這兩篇研究臺灣山地話的論文可以做為一個如何把現代語言學的知識運用到臺灣山地若干原始語言的研究、分析的例子。

語言反省與人的智力、道德成長有極大的相關性，因此我的注意力越來越集中在中文在中國教育系統中所扮演獨特的角色。這題目在『臺灣的語言學現況』中已略微觸及，『語言觀念與教育』這篇文章更是同一主題的深刻發揮，在文中我極力要求大家弄清楚中國文字只是代表文化、歷史的抽象記號，而不能代表生活語言的全部，我們極需要把中文也當做是活生生的，能夠溝通人類思想的語言來做反省的工作，我嘗試說明對語言的錯誤觀念，其傷害性是非常大的，它可以說完全影響了我們下一代健康的成長，而且將妨礙我們的下一代青年了解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的關係。

年輕一代閱讀能力的低落，也跟語言觀念偏差有關。在『談閱讀』這篇文章當中我嘗試著去描寫全世界不論中西所有讀者所遭遇到共同的閱讀問題。我特別強調在文意背景裏頭閱讀的觀念。文章的邏輯、文法和概念的關係要從整個文意背景來看才能得到完整的認識，這篇文章並不是說中文的閱讀方式和其他語言有何不同，它是從一般性來說的，因為閱讀的訓練對於青年智力、概念的成長都有重大的影響，我們應該做這方面的研究，讓我們了解到實際上任何語言的閱讀過程都是多樣而且複雜的。

『在文意背景裏教學語言』，本文目的是想說明背景關係如何影響文意，在不同的論題下，相同語言單位就可能有不同的作用。同樣道理，作文的第一要件就是要文意貫通，因此，寫作文應該要常常掌握住各種背景關係，『談作文』的目標就是討論並且解釋許多作文所牽涉到複雜的語言的和非語言的概念、結構，以及一篇通順文章所需起碼的內在結構。因為在文學和詩的作品裏頭需要高度語言的技巧，我們應該研究作者的寫作的藝術、風格，及其他巧妙的所在。我覺得我們太容易忽視作者在語言表達上的特殊風格，因此，在閱讀時我們很可能漏掉了很重要、很有價值的資料。在『語言和文學是二元還是一體？』我嘗試著來處理這問題，題目本身就暗示了現代人常常爲了方便或學術專門的緣故，忘卻了所有的文學作品是和語言脫不了關係的。同樣的，如果我們不能從語言在文學中多面的表現來看語言，我們也就不能真正認識我們的語言。在我看來，現代的文學和語言學這兩種學問是盲目地跟隨時代潮流而陷入抽象、與現實脫節的困境，這些學問沒經過仔細反省就被歸納成幾個抽象的總則，這的確是一個危險的傾向，對於語言學和文學都有傷害，所以從長遠的眼光來看，顯然我們一定得不償失。或許只消片面的研究就能讓我們看出許多教育問題都是由於這種抽象的語文或文學觀念所造成的。哲學的反省一直是需要的，人唯有透過真實的哲學反省才能真正了解人類語言和文學的活動。人是所有文化創造的中心，語言和文學如果和它們的共同根本——「人」脫離了的話，它們便失去了文化價值。

『研究現行國語的重要性』這篇文章是筆者再一次呼籲大家

注意語言反省和研究對整個教育制度的重要性。要知道現代中文將是中國所有未來文化、科學、科技活動的骨幹結構。如果沒有一個堅實、穩固的語言結構，中國下一代就很難應付愈來愈複雜的環境。附錄中的『輔仁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八年之回顧』這篇論文的目的是在說明八年來輔仁大學在中文研究方面的一點成就以及更進一步研究如何解決中國語言難題的未來計劃。

『對未來教育的一些構想』是試著從青年智力、道德、精神成長的觀點來探討教育、文化的價值。文中特別強調語言在青年各方面不斷的成長過程中的重要性。

在此我要感謝所有幫助這本集子出版的人：湯廷池教授及學生書局現代語言學論叢編輯委員會，最後也要謝謝陳永禹講師和查岱山講師兩位先生的翻譯工作。